



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·青年批评家

发刊词

《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·青年批评家专刊》与大家见面了。

作为中国作家协会培养青年文学批评家的重要举措,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制度自2011年设立以来,先后已有四届共41名“70后”、“80后”青年批评家加入这个队伍。借助这一平台,他们积极开展交流与合作,通过丰富多彩的文学活动,积极介入文学现场,参与中国当代文学的进程,迅速成长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中坚力量。四年的实践证明,这一举措是行之有效的,它加快了青年批评家的成长速度,密切了作家与批评家之间的联系,促进了创作与评论的互动,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肯定,影响力持续扩大。为进一步推进客座研究员制度的完善,引导广大青年批评家将目光聚焦当下文坛热点,同时也为他们提供一个集体亮相的机会,本报从2016年起,推出青年批评家专刊。我们力争将此专刊打造成青年批评家们充分展示自己才华的舞台,同时也要把它筑造成捍卫文学尊严与价值的阵地。

本期的主题为“全媒体时代文学价值的发现与阐释”。随着近年来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完善和普及,微博、微信等新媒体的崛起,我们的文学生活方式发生了意义深远的变革。“全媒体时代”的到来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,传统的文学价值是否会随其发生动摇、产生新变?全媒体时代的文学批评是否仍应以对文学正面价值的肯定、发现与阐释为使命?围绕这一话题,10位作者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自己的观点。

不管我们是否承认,那个单纯的纸上文学时代,早就已经结束了。全媒体的到来,是一个确然已至的现实,生机勃勃,不管不顾,无论喜欢与否,它都顾自生长起来。只关注文学杂志和出版新书目就可以大体了解文学状况的局面,一去不返。全媒体时代的文学阅读者及研究者,面对目前的局面,自然有非常强的发现焦虑。全媒体时代跟纸媒时代的什么差别,带来了发现的焦虑?

要而言之,这焦虑也不外来自两个方向,一则是文学作品数量的庞大繁复,一则是文学花样的新异迭出。

在这个顾自生长起来的全媒体时代,文学的传播范围大大增加,传播的速度大大加快——文学和文学性存身的地方也更多了,除了传统的报刊杂志,还有博客、微博、微信……文学性显身的地方越来越多样,除了传统的文学体裁,还有广告、流行音乐、MV、Flash、漫画……文学的视读终端,也从单一的纸媒,蔓延到平板电脑、手机、电子书……原来聚集在纸上的文学世界,离析为独立的文学岛屿,有的与此前的文学世界藕断丝连,有的则干脆孤悬海外,庞大繁复到让人无法集中观看。如此情势下,对文学作品以及文学性本身的选择和辨识,自然变得更为困难。

与此相应,即便把目光只集中在书写上,新兴媒体,尤其是微博和微信的出现,也让写作变得更精悍、更迅捷,甚至更犀利,打破了传统媒体(甚至是互联网初期)各种各样的啰嗦臃肿,扫除了诸多陈陈相因的滥调。这种快速、即时、一针见血的文字,很像是写作中的游击战,单骑突进,一击命中。摆脱了窠臼束缚的写作,会给予文体更多的空间,把写作从单纯的叙事、评论、散文等成型的概念中解脱出来,形成一种更为自由的文体试验氛围。甚至可以说得更坚决一些,这种写作会冲击已有的文体秩序,并毫不犹豫地吸收传统写作的经验(因为它没有包袱,除了自己,不用对别的负责),有可能创造出一种新的文体。这种新文体无以命名,前途未卜,但会在新的时空里展示自我,并对以往的写作形成强劲的挑战。

与此同时,全媒体时代更大面积的写作,也会出现让人惊惧的写作民主。这个写作的民主化过程,固然可以吸引大量被排斥在传统媒体之外的优秀

写作者参与竞争,但也很容易被大众未经检验的审美裹挟,成为数量和狂

欢的游戏,筛选出中等(通常不是最好,也不是最差)的写作,而排斥了

那些最好的作品——它们总是带有明显的陌生化,因而不易辨认——劣文驱逐了良文。这一情形影响到写作,则可能导致写作者争相追逐众人的喝彩,并不断变换出新花样,而这花样却因为没有深厚传统的滋养,只成了不停翻新的游戏,自我标榜的面具,丢掉了文学细微复杂的特质,从而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中走向平庸,变得千人一面——新异的另外一种形态。

不止一个人,担忧这个庞大繁复和新异迭出的新时代的文学境遇。帕特里克·莫迪亚诺就曾提到:“我很好奇下一代人,也就是和互联网、移动电话、伊妹儿和推特共同诞生并成长的一代,会怎样利用文学来表达他们对当今世界的体会?”这个好奇潜藏着一种不信任,即对全媒体时代的文学写作、文学发现和文学阐释的怀疑。反过来看,这个不信任也提示了一个问题,即,新的文学情境,要求新的文学发现和阐释方式——新的发现和阐释方式是什么?

庞大繁复的问题不自今日始。随着图书数量越来越多,早就过了“三冬,文史足用”的阶段,连智力超群的诸葛亮也只能“观其大略”,普通阅读者只好面对这不得不然的焦虑。金克木先生1986年写的《谈读书和“格式塔”》,就谈到了这种焦虑:“现在我们的读书负担更不得了。不但要读中国书,还要读外国书,还有杂志、报纸,即使请电子计算机代劳,我们只按终端电钮望荧光屏,恐怕也不行。一本一本读也不行,不一本一本读也不行。总而言之是读不过来。”怎么办呢?不妨使用“望气术”——“虽说是迷信,但也有个道理”,金克木先生说:“古人常说‘夜观天象’,或则说望见什么地方有什么‘剑气’,什么人有什么‘才气’之类……就是一望而见其整体,发现整体的特点。用外国话说,也许可以算是1890年奥国哲学家艾伦费尔斯首先提出来的,后来又为一些心理学家所接受并发展的‘格式塔’吧?”面对庞大繁复的文学创作,能一望而见其整体,发现整体的特点,从而判断出作品本身格局和气魄,发现什么是值得注意的,什么是弃之不足惜的,就能提高阅读效率,并不因为作品的浩繁而忧心忡忡。在全媒体时代,金克木提示的这个“观象”“望气”的整体读书法,说不定是一种高效的阅读和辨识手段,可以暂时缓解文学发现的焦虑。

整体读书法有个未言之秘,即,如何培养自己“观象”“望气”的整体观看能力呢?《歌德谈话录》里有个好例子。爱克曼记载,歌德有次指导他画画,“在每一类画中只指给我看完美的代表作,使我认识到作者的意图和优点,学会按照最好的思想去想,引起最好的情感”。歌德说,只有这样,“才能培养出我们所说的鉴赏力。鉴赏力不是靠观赏中等作品而是要靠观赏最好作品才能培育成的。所以我只让你看最好的作品,等你在最好的作品中打下牢固的基础,你就有了用来衡量其他作品的标准,估价不致于过高,而是恰如其分”。用最好的作品打好基础,阅读者就已胸有丘壑,不管面对的作品数量多么庞大,差不多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有一个基本的判断。剩下的,是那些新异的、倚靠最好的作品练就的眼光也无法涵盖的作品。

面对新异迭出的作品,只有一个办法,那就是先于新异,抵达这新异的核心。说起来有点玄,不妨用但丁的话来说说明,“箭中了目标,离弦”。先期抵达新异核心的箭,必须用长期对精神领域专注的弦来发射——一个关心精神领域的人,已先于任何新异,独自走到了时代思想最旷远的地方,因而任何新异,都只不过是由古相逢。譬如旅人,独自远行,有点劳累,有些疲惫。这时,新异文学的写作者出现了,正走在这探索者的左侧,那时候,阅读者禁不住心中一喜,便高声呼喊起来,二者相视一笑,莫逆于心,“哦,你也在这里”,就此鼓起精神,再上征途。至于在一个时代,出现了无论如何也无法辨识的伟大作品,那么,不管我们是否有机会去发现它们,先对这绝无仅有的可能,提前表达自己的幸运之情就行。

即使已在庞大繁复和新异迭出的文学作品中发现了好作品,如何阐释和解析出其中的好,仍是一个问题。即便已经身在全媒体时代,这个问题好像仍有再讨论的必要。在谈论文学作品的好时,始终会遇到一个误解,即阐释似乎只是为文学创作服务的,负责解释文学作品的优点,检讨其中的问题,甚至还负有推广好作品的义务。在我看来,这不过是依附性写作的特点,因为一个有志气的阐释者,当他/她拿起笔的时候,就明确地表达了在精神领域竞争的愿望。对文学作品的阐释,根本不是简单的跟随性解释,而是一次有益的合作。

诺斯洛普·弗莱说:“批评的公理必须是:并非诗人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,而是他不能够直说他所知道的东西。”一个文学作品朦朦胧胧地传达出对某一陌生领域的感知,阐释者在阅读时,凭借自身的知识和经验储备,有了“发现的惊喜”,并用属己的方式把这陌生领域有效传达出来。这发现跟阅读的作品有关,却绝不是简单的依赖。说得确切一点,好的文学批评应该是一次朝向未知的探索之旅,寻找的是作品中那个作者似意识而未完全意识到的神秘世界。评论者与作者一起,弄清楚了某个陌生的领域,从而照亮社会或人心中某一处未被提及的地方——一个新的世界徐徐展开。至此,阐释者与文学作品一起,把人类的精神探索引向新奇领域,从而完成自身的竞争性创造。

说到这里,我忽然发现,无论是对全媒体时代的认识,还是在这时代对文学价值的发现与阐释,最终都结结实实地落实到了人身。无论时代境况如何,文学显现的形式如何变化,它们本身只是镜子,镜子里照出什么,完全取决于临镜而照的人。“是人弘道,非道弘人”,所有的形式变化本身,既可能是病,也可能是药,对文学价值的发现与阐释究竟能够走多远,能够对精神领域贡献多少,完全取决于我们面对这一问题的准备、态度、洞察和表达——一种新的,足以更改传统的表达。

不妨回味一下T.S.艾略特在《传统与个人才能》中的话:“当一件新的艺术品被创作出来时,一切早于它的艺术品都同时受到了某种影响。现存的不朽作品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完美的体系。由于新的(真正新的)艺术品加入到它们的行列中,整个完美体系就会发生一些修改。在新作品来临之前,现有的体系是完整的。但当新鲜事物介入之后,体系若还要存在下去,那么整个的现有体系必须有所修改,尽管修改是微乎其微的。于是每件艺术品和整个体系之间的关系、比例、价值便得到了重新的调整;这就意味着旧事物和新事物之间取得了一致……在同样程度上,过去决定现在,现在也会修改过去。”

引而申之,不妨这样说,如果要完成对过去的修改,要在在一个陌生的时代完成对优秀作品的发现和阐释,需要一些真正新的东西。这个所谓需要,不是对他者的呼吁和督促,只能反身而求,作为对自身切切实实的要求。争论全媒体时代的优劣,预言文学的盛衰,在我看来,都远不如用《当世界年纪还小的时候》的结尾来给自己鼓劲:“洋葱、萝卜和西红柿,不相信世界上有南瓜这种东西。它们认为那是一种空想。南瓜不说话,默默地成长着。”

□
黄德海

朝向未知的探索之旅

到处是水
哪一滴可以喝呢

□王鹏程

全媒体时代的到来,彻底改变了文学的创作和存在方式,空前拓展了文学发表的空间和传播途径,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文学生态和审美趋同。网络文学、数字杂志、手机文学、数字报纸等的流行,使得文学的传播、交流和互动更为便捷,文学的价值观念、审美追求更为自由多元,文坛呈现出前所未有的“蓬勃”与“繁荣”。与此同时,文学“准入”的门槛降低,文学创造成为文学生产,价值观念混乱、审美趣味畸形、制作草率粗糙、类型化和同质化等一系列问题如影随形,出现了“海量”与“速朽”齐飞、“过剩”与“稀缺”并存的狂欢图景和迷离景观。柯勒律治有诗言道:到处是水,却没有一滴水可以喝。这也是我们今天所处的全媒体时代文学的精妙隐喻——文学作品如恒河之沙,却没有多少可以直接饮用的清甜淡水。从情感深度、精神力度以及人类的普适价值等方面来看,全媒体时代的文学拒绝深刻,追求平面、沉湎世俗,崇拜平庸甚至沦为庸俗,与传统文学拉开了很大的距离。尽管偶尔也有差强人意的作品,但总体上呈现出精神上的贫困和艺术上的平庸。这种全媒体时代的“市场焦虑”与文学的“艺术正向”之间的悖论,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文学发展的“阿喀琉斯之踵”。

全媒体时代审美的深刻变形以及畸形,已经不是康德《判断力批判》中所谓的纯粹形式问题,也不是文体、叙事、风格的问题,而是一个具有复杂社会内涵的文化和审美问题。在所谓现代性的规训和市场丛林的操纵之下,我们已经成了马尔库塞所谓的“单面人”,人文承担、责任承担、艺术承担等严重缺席,精神层面的内在活力和紧张已消失。在现代性水过而地皮尚未湿的尴尬情境中,我们又被所谓的后现代洗劫一空,成了实实在在的橡皮人和空心人。我们的生活和世界表面看起来是一个整体,个人很难抽身而出,但其本身却是支离破碎,个人也是原子化的。我们接受大量过剩的信息,却对实际发生了什么了无兴趣。越来越多的大众话题,越来越少的个人意识,使我们处于精神涣散、杂乱无章的境地。每个人都想从大海沉船上救出自己,但都找不到、也抓不住一个“稻草”。中国的人心,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,被各种不同文化和价值撕成如此不堪收拾的碎片。精神深度、道德关爱、责任担当、终极关怀等传统文学所承载的深度模式,被世俗化、大众化、平面化、娱乐化甚至低俗化等调侃、解构乃至摒弃,削平高度和取缔深度内化为社会主潮,文学的审美认同标准和价值厘定尺度漫漶不清甚至完全消解,文学呈现出可技术复制的平民特征。如何在自由写作中承担责任,如何通过审美对象来把握自身命运和现实的关系,如何超越现实生活的碎片化和强制性,如何将日常生活重压下潜藏的东西呈现出来,构建生活及存在的意义,成为全媒体时代文学的中心问题。

相较传统写作,全媒体时代的文学在创作、发表、阅读、互动等方面更为自由和便捷,但在责任担当、精神自律、意义建构和艺术探求上,出现了严重的空位和缺席。在一些作者看来,“我的地盘我做主”,写作可以无拘无束,可以自由自在,可以游戏调侃,可以低俗庸俗,可以嬉笑怒骂,可以秽语连篇,“我写故我在”,只要自己悦心快意即好,只要能取悦大众就行。因而,欲望性爱、政治八卦、血腥暴力、打斗猎奇成为其鲜艳标签,同时也成为其鲜明症候。精神品质、思想内涵、心灵抚慰、存在勘探等文学所关注和思考的核心问题被无情放逐,文学成为大众通俗甚至低级庸俗的欲望狂欢。在他们看来,鲁迅所谓的“国民精神所发出的火光”或者“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”式的写作,不过是老生常谈的陈词滥调,是孔乙己式的迂腐多情。于是,“文艺的精神品格和价值承担、人类的道德律令和心智原则,终于让位于个体欲望的无限表达,在线写作的修辞美学让位于意义剥蚀的感觉狂欢,失去约束的主体在虚拟的自由里失去的是现实的艺术自由,得到解放的个体最终得到的只能是消费意识形态的文化表达,导致许多网络作品创作者淡化或者放弃了所应当担负的尊重历史、代言立心和艺术独创、张扬审美的责任。”(陈竞:《网络文学:繁荣背后的问题与反思》,《文学报》2009年5月14日)我们看不到精神的磨砺,灵魂的冲突,艺术传统的赓续以及新的美学上的探索,诸多消极的、畸形的精神暗面、人性弱点和价值追求被无限放大,欲望化、物质化、犬儒化的生存哲学和生活方式被高度肯定,文学成为一用即抛的速食快餐和消遣纸牌,这些都使得全媒体时代的文学出现星星多而月亮少、砂砾成堆而珍珠近无的可怜窘状。全媒体时代的写作,如果不能建立积极而自由的写作主体性,建立文学与现实生活的关系,建立健强的精神品质,挖掘思想深度,提升艺术高度,就很难突破目前的“海量”与“速朽”齐飞、“过剩”与“稀缺”并存的矛盾悖反。

本期话题
全媒体时代
文学价值的
发现与阐释

本专刊与中国现代文学馆合作